

竹山堂文
竹山堂詩
補

全
一
冊

耕軒

山山

堂堂

詩文

補錄

卷一

上

下

竹山堂文牘
竹山堂詩補

一册

北京市中国书店印行

定价：四元

竹山堂文牘

邵章署



丙子三月
歲可堂雕

竹山堂文牋目錄

李泌陸贄論

于謙論

奎光閣記

左疑序

代偉如兄作

續修支譜序

代辛之兄作

沈葦汀幽湖百詠序

雨公語錄序

代沈旭初作

保嬰類編序

鮑叔衡後知不足齋叢書序

代季父作

介
上
卷
三
月
吳菡青敦壽廬全集序

張家正詩集序

沈意文詩序

陳景謨制藝試帖序

代大人作

左疑跋

蘇慈墓志銘攷

顧蟾仲先生畫幀跋

書越世家後

書通鑑綱目明嘉靖八年下刑部郎中魏應召獄後

陸節母潘太夫人傳

朱孝女傳

弟祖楨事略

介蠶傳

合前附
景原附
米

竹山堂文牋

吳縣潘祖同譜琴

李泌陸贄論

非忠之難忠而見用之爲難惜乎泌處見用之地而未盡其忠贄
有盡忠之心而未竟其用也泌在位而崔圓輩嫉之贄在位而裴
延齡輩摘之賢人立朝羣小側目自古皆然無足怪者方德宗在
艱阻中贄頗蒙優禮及與二吳不協漸加浸潤賴陽城等論救僅
得免誅後雖復用讒謗輒隨顧其拳拳之意未嘗一日忘君也其
所論諫數十百篇見用者才十一耳貞觀之不復職是故歟泌之
受知非贄比也靈武卽位遣特召草表而後言聽計從出則陪輿

入則同榻當是時雖有百崔圓輩烏得而閒之哉乃香案恩隆衡
山意遠脫贅當其遇應不若是史氏謂泌左道亂政則責之太過
范陽之謀黃臺之亂獻替雖渺厥善不沒嗟乎泌之迹近于張良
贅之學粹于賈誼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吾于宣公無閒言矣
于謙論

士生古人後出一言以臧否古人其言雖未足以增損古人而以
惑後人則有餘此人心學術之大患也雪苑侯氏冰叔魏氏賡虞
谷氏亦韓陳氏皆以文章學問爲世推許今觀其文卽其所論于
謙事有未能盡得其正者特辯之以概其餘古大臣以身許國禍
患所不計嫌怨所不辭吾盡吾忠而已矣吾盡吾忠之所當爲者

而已矣國無君則亂立景泰則敵無所挾持而可以返上皇此大臣所當爲者或曰何不立見深而使郕王輔之曰郕王非周公比也設以皇叔之尊而亦燕主所爲是立之而反以殺之也更何以靖外患哉正統旣以任信閣豎失國其返也帝能避位則帝之美德不能避位亦何必强其君以再造之天下復拱手而奉之亡國之君乎至謂謙宜勸帝辭至於數四而後受之是卽當日千戶龔遂榮之淺見也是逆意其必不得請而徒博夫揖讓之名也爲大臣者顧教其君以行詐乎夫隆禮厚倫之詔特空言以飾觀聽景泰於手足之間謙豈未窺其隱者彼迎上皇亦豈帝意哉徒以謙一言耳則知易儲之舉羣臣爭之不得謙爭之無不得者然宋穆

之立兄子非因諸大夫之諫也帝無易儲意則可否則己子之弗得立徒以太子在故使他日無解于易儲而返陷太子于德昭之地非此一諫繳之乎前之不立見深與後之不諫易儲皆大臣弭患無形之微意也帝之於謙徒以其有立己功而尊寵之非能洞鑒其忠也其後聞鐘鼓聲不能無疑於謙由此觀之卽當日無奪門之事而謙以芒刺在背之勢處羣小交嫉之地亦未必終免於禍要之皆非謙所顧避也迨至韃靼入寇帝憂形于色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使于謙在當不令敵至此帝默然蓋其不死振手者非謙之幸而國之幸也其卒死亨等手者則國之不幸而非謙之不幸也謙誠貫金石義炳日星其孤忠亮節有非常人所能企亦非

常人所能識者佔畢之士欲快一時之論不顧其理之是非亦思古人所處爲何如境所行爲何如事所存爲何如心乎韓子之論文曰其家醇也然後肆矣數子之文吾惜其肆而未醇也

奎光閣記

奎光閣者我偉如大兄歸田後所建也兄自開府以來厯有年所前以年逾七旬乞解印綬疊蒙溫諭慰留未敢引退茲因乞假省墓復申前請荷天子曲體暫許懸車爰於近舍拓地數弓建小閣焉以爲棲息之所閣前銀杏兩株挺然高聳百年外物也其西牖正對橫山卽俗所謂七子山者爽氣浮來遙青可挹因憶東坡題張氏壽樂堂詩云青山偃蹇如高人常時不肯入官府高人自與

山有素不待招邀滿庭戶此數語寄意深矣余性疏懶又苦多病
每以不克時相過從爲恨偶至其居出穀核對酌談數十年舊事
悲喜交集酒半顧謂余曰吾宦橐蕭然久別無以爲贈能製一聯
爲斯閣生色當酬以普洱大龍團二時余亦醺然微醉輒卽目前
佳景試擬十四字聯質之兄兄不嫌其拙遂書以疥其壁而爲之
記光緒辛卯六月八日始交初伏是歲也兄年七十六余年六十
三聯曰好山竟日招邀滿老樹經年閱歷深

左疑序

代偉如兄作

歸安吳玉屏先生字昌之別號小匏嘉慶甲子舉于鄉戊辰進士
歷知直隸各州縣所至有政聲予官昌平時諸父老猶稱道弗衰

蓋醇儒而循吏也縣志稱其博覽多通工詩古文罷官後寄居直隸以著作自娛于左氏用力尤深列之文苑傳中是書凡數易稿未及刊行而先生遽歿兵燹後遺編散佚沈辛楣丈劬學嗜古得其遺稿爲補輯連綴得成完帙乃剞劂麤就而辛丈亦卒後遂無顧而問者兩先生用力之勤一旦盡歸湮沒豈不重可惜哉今從手民得其底本屬歲可二弟重加校訂爲刷印若干部俾得傳播海內庶不負先生研索之志與辛丈蒐輯之功云爾是爲序

續修支譜序

代辛之兄作

自來家譜之興修與家祠相維繫所以序宗派聯族屬理相因也吾宗松鱗莊祠之建吾父與叔父補之公經始於道光壬辰閱六

年告成於丁酉因而纂輯支譜蒐攷遺佚經十七寒暑咸豐甲寅始刊成書成六年庚申板燬又十年同治己巳重刊成之殫卅載之心承三世之志攷覈精密紀載謹嚴蓋創始之難若是已天下事創者難爲功因者易爲力況夫譜系之書賢宗望族皆有成編似續本乎天經繼述期於世守自有不易之體例非徒一人一家之私言也光緒甲申吾父命設立莊正莊副謹承莊事觀保仰承高祖五世之宗實爲義莊莊正之始惟勤惟慎四載於茲上距己巳將二十年遠溯丁酉且五十年謹按規條增修譜系事本乎因成規可守創者爲其難因者乃爲其易矣然易視乎因而輕率將事致有疏誤或藉口於因而苟且沿襲漫無釐訂何以副吾父慎